

人源生长激素与两种大脑疾病(上) ◆ 冬雪

伦敦大学神经学研究所的布兰德纳等人在2015年9月10日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注射提取自尸体大脑中的生长激素或可在接种者机体中留下潜在的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痴呆)的“种子”。

一石激起千层浪,源自人尸体大脑中的生长激素(人源生长激素)引起的祸端并非只是可能“传染”阿尔茨海默病,而是早就引发病人患克雅氏病而死亡。如果说人源生长激素是导致某种医疗灾难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不会是倒下的最后一张牌。

仅仅是怀疑

布兰德纳等人对8名在幼年时接受过人源生长激素注射以治疗侏儒症或身高发育不良的人的大脑进行研究,这些人接受治疗的激素取自数千名尸体的脑垂体。结果发现,8人中有7人的大脑中含有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淀粉样蛋白(Aβ)沉着物,其中4人大脑中Aβ沉着物的浓度较高。

一般情况下,Aβ沉着物只会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一些老年人的大脑中存在(老人大脑中存在Aβ沉着物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病),但是,被研究的这些人年龄均在36-51岁之间,并不到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患者在儿时注射了人源生长激素,而且这些生长激素或许受到了引发克雅氏病的病原体朊病毒,即普里昂的污染。此前研究表明,当大脑组织中的Aβ转移到小鼠或者猴子体内时,会感染宿主动物大脑。

研究人员并不清楚Aβ进入患者大脑的具体机制,可以推论的途径是,这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种子”会通过肌肉注射扩散到患者大脑中。

不过,8名过去曾注射过人源生长激素的患者并未出现完全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或特征,而且其大脑中也缺少由Tau蛋白引发的混杂的蛋白缠结现象,因此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否这些人会在未来患阿尔茨海默病,

唯一能指望的是继续深入研究,找到确切的证据。

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迄今并未明了,主要涉及的因素或诱因有多种蛋白,包括Aβ、Tau蛋白、YKL-40蛋白(新近发现的由脑细胞产生的蛋白)、APOE基因(携带这种特定基因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其他未携带该基因的人要高出10倍),还有大脑萎缩等诱因。而且,大脑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斑块通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可以观察到。

所以,即便人源生长激素导致的Aβ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种子”之一进入接受治疗侏儒症患者的大脑,在未来发生阿尔茨海默病也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还不是定论。

人源生长激素的开端和灾难

早在1920年,科学家就发现了人生长激素的存在和功能,主要是刺激人的生长发育。1956年研究人员首次在人脑垂体中提取出了人生长激素,是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的,而且提取的过程非常艰难,提取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的脑垂体。但是,直到1958年,这种从人尸体脑垂体提取的生长激素才开始用于临床治疗侏儒症和生长发育不良。从1958年开始,全球约有3万人(主要是儿童)接受了人源生长激素注射以治疗他们的身材矮小。

这种治疗方式后来推广到欧美各国,尤其是法国。在20世纪60-80年代,有数以千计的法国儿童因患垂体性侏儒症接受人源生长激素治疗。但是,灾难在1984年出现,一名注射了人源生长激素的美国患者在后来患克雅氏病死亡。这自然让人把使用人源生长激素与克雅氏病联系起来。

克雅氏病是一种罕见的大脑疾病,患者



有睡眠紊乱、个性改变、视觉丧失、肌肉萎缩、进行性痴呆等多种症状,是与疯牛病相似的疾病,因此也称“疯人病”或“人疯牛病”。病人大多在发病后一年内死亡。克雅氏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家族遗传、手术时接触受污染的器械、食用被污染的牛肉或牛骨髓,后来注射人源生长激素也被怀疑是染病原因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人源生长激素诱发的克雅氏病灾难像滚雪球一般扩大,法国是重灾区。1991年12月,法国一名注射过人源生长激素的15岁儿童患克雅氏病死亡。随后,法国有110多名儿童或青少年患克雅氏病死亡,他们均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过人源生长激素的治疗。自1991年以来,全球的统计是,有120名儿童因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促进生长的人源生长激素治疗而引发克雅氏病并夭折;另有1500多名曾接受同样治疗的孩子已经成年,他们面临克雅氏病有朝一日发作的威胁。该病的潜伏期为30年。全球因注射人源生长激素而感染克雅氏病的病例中,57%发生在法国。

鉴于这些情况,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从1985年起禁止使用人源生长激素,但法国直至1988年才颁布同样的禁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生长激素。

旷日持久的诉讼

由于怀疑注射人源生长激素与克雅氏病有关,法国的患者家属组成了一个名为“生长激素受害者联合会”的民间团体,并提出集体诉讼,该团体的负责人是让娜·吉尔利安,她的孩子因注射人源生长激素而患克雅氏病于1994年去世。

受害者的诉讼让法国相关部门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调查,情况才逐渐明朗。1960-1988年间,法国共有2300人注射了人源生长激素,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仅1984年1月-1985年6月期间,就有968人注射了人源生长激素,他们面临着染上克雅氏病的风险。

在基本情况查明后,2008年2月6日法国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人源生长激素案,7名医生和药剂师因制造或销售人源生长激素而成为被告,这些被告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医生和药剂师。这7名医生和药剂师被控犯有过失杀人罪和欺诈等罪名。如果罪名成立,6名被告将面临4年监禁,另有一名同时被控受贿罪的被告则可能面临10年监禁。

同时,检方人员特别提出,法国一些医疗工作者在1984年前后忽视了有关人源生长激素和克雅氏病之间潜在联系的警告,法国应在更早时候禁止使用人源生长激素。检方和受害者聘请的律师弗朗索瓦·奥诺拉还提出了其他指控证据,巴斯德研究所生产的人源生长激素在1985年4月16日被检验出含有不同成分的癌胚抗原,这种微生物一旦在人体被查出,便是癌症的征兆。另外,使用人源生长激素还可能诱发慢性病毒性脑炎。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2.顺着同一条山道走出来

历史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却被岁月轻而易举地就抹去冲掉,连一丝一缕的痕迹都没留下;有时我们没有在意,历史却提示这是伟大的时刻,时代在那里出现拐点,发生了上行。

这一刻,在中国快递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随着中通快递的成立,“三通一达”全部出线。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民营快递的格局,而且速度在中国快递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赖梅松的目光不仅充满激情与期待,甚至还有了一种挑战。这位32岁的年轻人穿着一双已很少见到的布鞋,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寸头,皮肤微黑,说话声不高,却丁是丁,卯是卯。

他跟上海滩那几家有点实力的民营快递老板——申通的陈德军、韵达的聂腾云、圆通的喻渭蛟、汇通的徐建荣来自同一个县——浙江桐庐。他们这些农民是从同一个山沟沟,顺着同一条山道走出来的,不仅走进城市,也走进同一行当。

那年头,有实力的人是不做快递的,陈德军和喻渭蛟过去是木匠,最初的想法是投身于装修行业,没想到在那条河沟里苦苦挣扎了好几年,不仅没赚到钱,还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时,做了没合法身份的“黑快递”。他们麾下的员工大都是“三无”(一无资金,二无专长,三无出路)农民,他们有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传闻往往不是空穴来风,尽管随便抓起来拧拧,或多或少总能拧出水分,将那滋润而饱满的传闻瞬间变回抽缩、枯萎和干瘪。传闻中投资2000万元做快递的老板就是赖梅松和站在他身边的三位合伙人,其中的两位是他的同学和发小——赖建法和商学兵,另一位则是多年的客户,现已成为挚友的浙江均碧古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邱飞翔,实际投资远没传闻那么多,仅50万元,

是传闻的1/40。他们兄弟四人各占1/4股份。

这点儿投资对身价700多万元的赖梅松而言不过是试试水,不是试试剑。你假若将别人视为竞争对手,你就无法知道对方的实力,也不清楚自己有多大能量。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别人能做好,我也能做好”,与其说他挑战的是对手,还不如说他挑战的是自己。

50万元投资,花几万买辆金杯面包车,以1.8万元的租金租下四个房间:二楼两间,一间做营运网管,一间做客服;一楼两间,一间做董事长与总经理办公室,里边摆两张办公桌,赖梅松白天在那儿办公,晚上两张桌一并就是他的床;一间做财务室。简陋,自然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无法与他在杭州木材市场的5000平方米场地相比。他没有破釜沉舟,还给自己留条退路,也许试过后发现这不是自己的菜,或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就像徐志摩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返回杭州木材市场,继续做他的木材生意。

就是50万元的投入,在桐庐快递圈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营快递起始于1993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油门被这位总设计师一脚踩到底,这个古老的、习惯于四平八稳的民族重视起了速度,将速度提升到了机遇、财富和生命的位置。

新成立的公司像原子弹蘑菇云似的发展,北京市的营业执照发光了,不得不从天津紧急调进一万张;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层25个房间,挤进20多家公司,甚至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浙江的民营企业突破了150多万户,外贸公司占相当数量。杭州的外贸出口要到上海办理出关手续,想不误出关就必须在次日将报关单递交上海海关。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报关单可以通过特快专递寄送,当时中国的快递仅有一家,即国家邮政的EMS,EMS的特快专递充其量只能称为“专递”,称不上“特快”,从杭州到上海要隔日达,寄出的第三天上海那边才能收到。快递指望不上,外贸公司只得派人送递。

为了寻找出最可靠的卧底警察,省刑侦处处长许平秋前往省警校进行特别选拔。经过几次或明或暗的考察,在警校内行事作风特立独行的余罪、鼠标、豆晓波、骆家龙等学员引起了许平秋的兴趣。于是,许平秋向这些学员发出了通知密函,召集他们前往目的地接受最终的集训考核……

1.前往集训地

大年初二的中午,旅客稀少的省城五原机场来了一群小伙子。一天之内,散布在全省九个地市的十三名学员,在中午时分齐聚在五原机场。

队伍排得老长,没进过机场只见过飞机的鼠标、豆晓波、郑忠亮几人老老实实地在排队,可不料这老老实实在被人嘲笑了。那边骆家龙直接到了自动售票机前,扫描身份证后举着一张机票向同伴们扬扬,那排队的傻眼了,呼啦一声全聚过来了。被选拔的学员们嬉闹在一起,直到播音里航班起飞的通知发出才作罢。一队人拿着登机牌,迈向了那个神秘的选拔之旅。

这一行人里头大部分还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鳖,坐在飞机的狭小空间里,东张西望,吱吱喳喳个不停。

余罪要了杯白开水轻啜着,一旁的豆晓波不经意间看到余罪深沉的眼神,用胳膊顶了顶鼠标,示意着他看余罪,哥几个只要聚一块,那几乎没有什么发愁事,而此时余罪脸上的表情让人很不解了,鼠标心眼稍多,他和豆晓波换了座位,推了推看着舷窗外天空的余罪,小声问着:“余儿,你怎么了?”“没怎么,看风景呢。”余罪回过头来。

“你全身贼骨头,什么时候长雅骨头了?”鼠标笑着问。余罪笑了笑,不过没答腔,鼠标继续放低了声音问着,“是不是担心集训的事。”“有点。”余罪道,损友不少,可知已不多,鼠标就算一个。余罪想了想问道,“这次阵势不小,你真不害怕?”“要让我上一线我肯定有点心虚。”鼠标老实道,他的声音更低了,“不过咱们这拨人里,除了玩牌,我哪项都排不到前面不是?我就想啊,混两天镀镀金,回老家也有能拿出来的东西不是?”

余罪又笑了笑,看来鼠标这奸人和他的想法基本雷同,他把心里的担心问出来了,小声

地问道:“你说真要选拔一位或数位刑警,而且应该是省厅刑侦处直接指挥或者放到省城重点管区的岗位上,你说,我有没有可能被选拔走?”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判断,余罪整整衣领,给了一个正义感颇强的严肃表情,就像在征询两兄弟,看我有没有正义凛然刑警的潜质。

“余儿,你不是一直就不想去吗?”豆晓波不解了。“那我现在突然想去了,不行呀?”余罪道,大有跃跃欲试的兴奋之意,追问着一直打量自己的鼠标,鼠标为难地答着:“你真想听实话?”“啊,你有必要骗我吗?”余罪道。

“有一种情况你会被选拔走。”鼠标道。“什么情况?”余罪吓了一跳。“情况就是,选拔的瞎眼了,把咱们都选拔走,你就在列。”鼠标道。豆晓波噗嗤一笑,余罪愣着,好像觉得很有道理,那表情被鼠标领会错了,他语重心长地安慰道:“最起码的一条,拥有良好的个人品行,你只有贱格,没品格啊。”豆包唯恐余罪乐观似的又加了句:“我们顶多是废品,很可能有利用价值,你这个危险品谁敢用?回头你不把人给卖了。”

余罪又是一愣,可没想到自己在兄弟里的印象已经差到了如此程度,要是普通人说起来那还了得。那哥俩你一句我一句,言而总之就是余罪你别指望了,你除了体检合格,再没有其他合格的地方。

看余罪被打击过头了,鼠标轻声安慰着:“别不高兴了,其实我们也没抱希望,就是想出来开开眼,说不定这儿选不上其他地方还能碰上机会呢?你怎么了?怎么老半天不说话?”“没怎么,呵呵。”余罪道,“我高兴。好歹我在你们眼中还这么卓尔不群。”

他确实很高兴,看来兄弟所见略同,估计就想被选拔走也是想差渺茫,那正应了他先当牛后,再做鸡头的想法,岂能不乐。

心事放下了,话匣打开了,三个人凑一块闲聊着,不知不觉,飞机上响起了系好安全带的提示,两个小时的航程到了终点,舷窗下的城市已经隐约在目,鸟瞰四季如春的南国城市景色一片郁绿,与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迥然不同。

滨海市,到了!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